



CASHL 2021 年新信息环境下 CASHL 资源与服务拓展设计研究

新文科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国际竞争力分析方法研究

——以“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例

课题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

课题负责人：李津

课题组成员：赵呈刚、张坤竹

结项时间：二零二二年九月

摘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成为人文社科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何支撑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将成为 CASHL 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关注点。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处于建设探索阶段，如何做好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仍有很多的空白点。CASHL 对新兴交叉学科的相关研究较少，如何定义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开展新兴交叉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如何支撑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等问题亟待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是新兴交叉学科的一个代表，其任务和目标是对世界各地、各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进行交流提供学术支撑。通过对“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影响力进行分析，探索如何定义新学科、把握新学科国际态势，从而为支撑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文科 新兴交叉学科 国别与区域研究 国际影响力

目 录

第 1 章	研究背景	3
1.1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范围	3
1.2	“国别与区域研究”国内外发展现状	5
1.2.1	国内发展现状	6
1.2.2	国外发展现状	7
第 2 章	“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影响力分析	8
2.1	数据采集	8
2.2	数据分析	9
2.2.1	分析工具	9
2.2.2	年度分布	9
2.2.3	学科分布	9
2.2.4	研究国家分析	11
2.2.5	研究机构分析	12
2.2.6	机构合作分析	13
2.2.7	作者合作分析	14
2.2.8	研究热点分析	15
2.2.9	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17
2.2.10	重点文献分析	18
2.2.11	出版机构分析	20
2.3	重点机构分析——“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21
2.3.1	在该领域的研究历史	21
2.3.2	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21
2.3.3	基金支持情况	22
2.4	结论	24
第 3 章	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影响力分析方法	25
	参考文献	26

第1章 研究背景

CASHL (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即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作为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提供外文文献及相关信息服务的重要保障平台, 以构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源平台为根本目标。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成为人文社科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何支撑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将成为 CASHL 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关注点。

新兴交叉学科具有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等特点,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 对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处于建设探索阶段, 如何做好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仍有很多的空白点。CASHL 对新兴交叉学科的前期相关研究较少, 如何定义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开展新兴交叉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如何做好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支撑等问题亟待开展。

1.1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范围

“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一个代表, 是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索,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此需要。它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深入研究, 构建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先生曾对“国别与区域研究”进行过详细论述, 这里进行引用以使对该领域的研究有个全面的认识。

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 全球范围内区域彼此之间的连结日益紧密, “全球化”发展促使各区域间需不断加深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认识, “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运而生。是全球大国地位的产物, 是天降大任, 意味着“大国的责任”与“大国意识的觉醒”。这一学科从诞生之日, 就背负着国家使命, 为国家生存斗争保驾护航。

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 统治这些地方, 他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 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 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最早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法国最显著, 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虽然在那个时代, 并没有“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概念, 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其跨学科性: 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 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 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战结束后,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 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 “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 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国别与区域研究”

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正如 18、19 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如同 18、19 世纪的英法两国，20 世纪美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而领域越全面，成果就越突出，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摸透彻，进而形成立体性的研究成果，由此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此，二战后出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

我国一般实行“学科制”，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并为此不懈努力。“学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学科，它只是一个涵盖面颇广、几乎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共同的地理对象——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大大缩小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国别与区域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多个高校曾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对外研究还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其很难向深度发展。

第一，研究力量不集中，分散在高校的各院系、各学科。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院系、政治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学科，各学科各有标准，各寻方向，难以形成一股合力，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社科院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

第二，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国内研究外国问题，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等，对法、德、俄的研究较少，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更是严重缺乏，如印度、柬埔寨、不丹、马拉维、洪都拉斯等。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善。

第三，语言能力欠缺，制约了研究水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若研究非英语国家，仅用英语显然是不够的。像印度、肯

尼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仍旧使用地方语言，没有通晓当地语言的能力，就无法获得深入的了解。

第四，介入“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即使有介入，也多数浮于表面。如上所述，“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学科对外国关注不够，有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但其研究课题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比如，国内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论著不少，可是鲜有对美国各种权力机构（例如国会）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且清晰的论述。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所了解。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做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去生活，尽可能融入那个社会中。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最缺乏的。上述提到的几个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分不开。现在有些研究成果，仅依靠阅读一些英文书或英文报纸而获得，缺乏实地体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因此，要推进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呢？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其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像弥补语言不足、扎根对象国生活、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有了人才，才会有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真正勃兴。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制度的跟进，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

总之，国别与区域研究虽不是中国的创造，但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却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和世界风云的急速变化，我们应该把这项任务完成好^[1]。

1.2 “国别与区域研究”国内外发展现状

北京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曾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对世界各地、各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进行交流提供学术支撑。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多面相的，非常复杂，所以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到它的范围下；只有许多学科合作互动、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情况摸深、摸透。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交叉性，它是一个交叉学科。³

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显著的交叉学科特征，远超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外国语言研究等范畴，既是学科的交叉又是学科深度融合。

1.2.1 国内发展现状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热点。在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实施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从而更有效地维护本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

2012年，为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工作，开始以专项工作形式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快成为倡议落实的迫切现实需求，也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加大了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从单一的专项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研究机构从初创时的几十家增加到数百家。2016年，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部把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性举措。2017年，教育部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对“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全覆盖列入工作要点，并于当年完成遴选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工作。2018年，教育部又要求继续深化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大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的选派和培养力度。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学位办便字20211202号)，新增的交叉科学门类中即设立区域国别学^[2]。202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

截止2022年7月，教育部依托高校成立24家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395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

表 1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依托学院
大洋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南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亚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	西南科技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	天津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研究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
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
东盟研究中心	贵州大学
东盟研究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亚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东盟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大洋洲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德国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
德国研究中心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国研究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国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浙江传媒学院
港澳台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波兰与中东欧问题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	西南科技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	第二外国语大学

1.2.2 国外发展现状

西方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可追溯到 18、19 世纪，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已遍及世界，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

社会等，从而产生出“东方学”“埃及学”这一类新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过那时的研究以文化、语言、典籍等为主，与后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完全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很快，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为了解这些国家，维护西方的利益和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催生了现在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直译为“地区研究”）。美国是这个潮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霸主地位分不开。“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用色彩，是为大国的需要服务的。随美国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对区域国别展开系统研究；稍晚，日本、韩国等也进入这个领域，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

[3]

第2章 “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影响力分析

新兴交叉学科，已打破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截然分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在“向内看”修炼自身同时，也要“向外看”了解国际态势^{[4][5][6]}。从而进行国际影响力分析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行某学科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分析，第一步工作即是确定该学科学术成果范围。本研究在调研国内外“国别与区域研究”研究基地、重点研究者基础上，通过**学者访谈、参考文献分析、引文分析**相结合等方法，最终确定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Area Studies"这个学科分类基本可以满足对该学科的范围界定。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获取近 10 年（2012-2021）“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的全部文献，并对该文献集的：年度变化趋势、研究机构、国家、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合作情况、核心文献&出版物&机构&作者、重点研究机构等进行分析，以表征该学科在近 10 年的发展态势。

2.1 数据采集

数据库： SCIE、SSCI、A&HCI

检索时间： 2022 年 1 月 14-26 日

下载格式： Excel: full record; plain text: full record+cited reference

检索式： WC="Area Studies" AND PY=(2012-2021)···56116，UT 去重后余 54730 条。

2.2 数据分析

2.2.1 分析工具

数据库：Web of Science、Incites

数据分析工具：Excel、Tableau

可视化工具：Excel、Tableau

社会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VOSviewer、Histcite

2.2.2 年度分布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关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文献，近 10 年变化不是很明显。除 2012 年、2013 年年度发文量低于 5000 篇，其它年份均在 5000 篇以上，2019 年文献量有较明显上升，2019 年、2020 年在 6200 篇左右（参见图 1）。可见该研究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持续稳定进行，近年来研究趋势增长，可见关注度处于再次提升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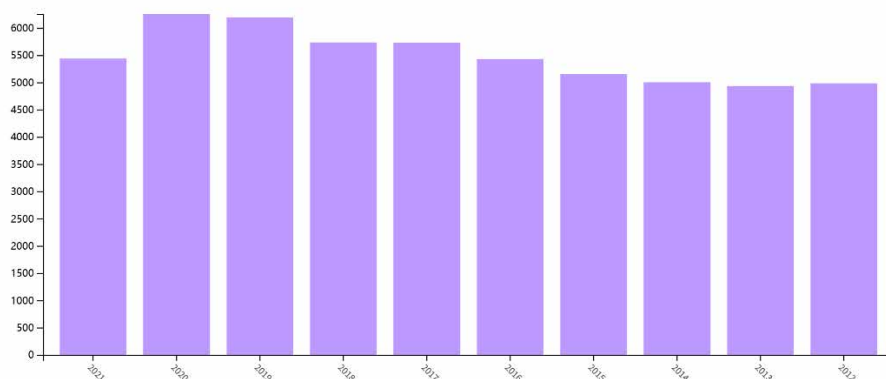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研究的年度文献分布

2.2.3 学科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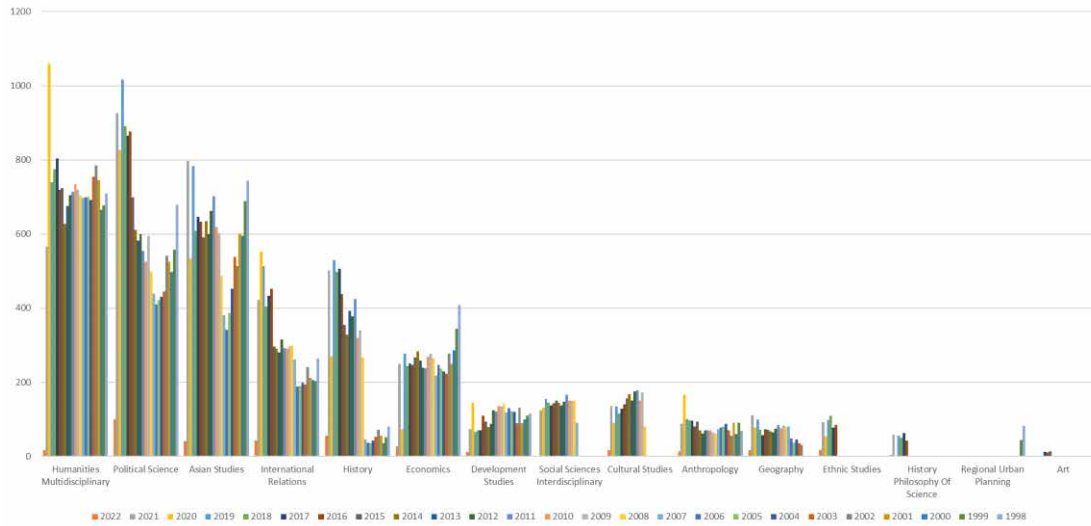
通过文献调研我们了解到，“国别与区域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学科，哪些是重点关注学科值得了解。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相关的学科包括：政治学、亚洲研究、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文化研究、地理学、发展研究、种族研究、人类学、科学哲学史、艺术等（参见图 2）。进一步印证该学科具有显著的交叉学科特征，同时揭示该学科的关注侧重点。人类学、政治学、亚洲研究、历史、经济学等是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政治学与亚洲研究的占比近年来有逐年增加趋势。

中国与美国研究侧重点有明显差异：美国代表了普遍趋势，侧重于政治学、人文学、亚洲研究；中国侧重于政治学、亚洲研究、地理学，且中国较美国文献数量具有较大差异（见

图 4)。



图 2 区域研究的学科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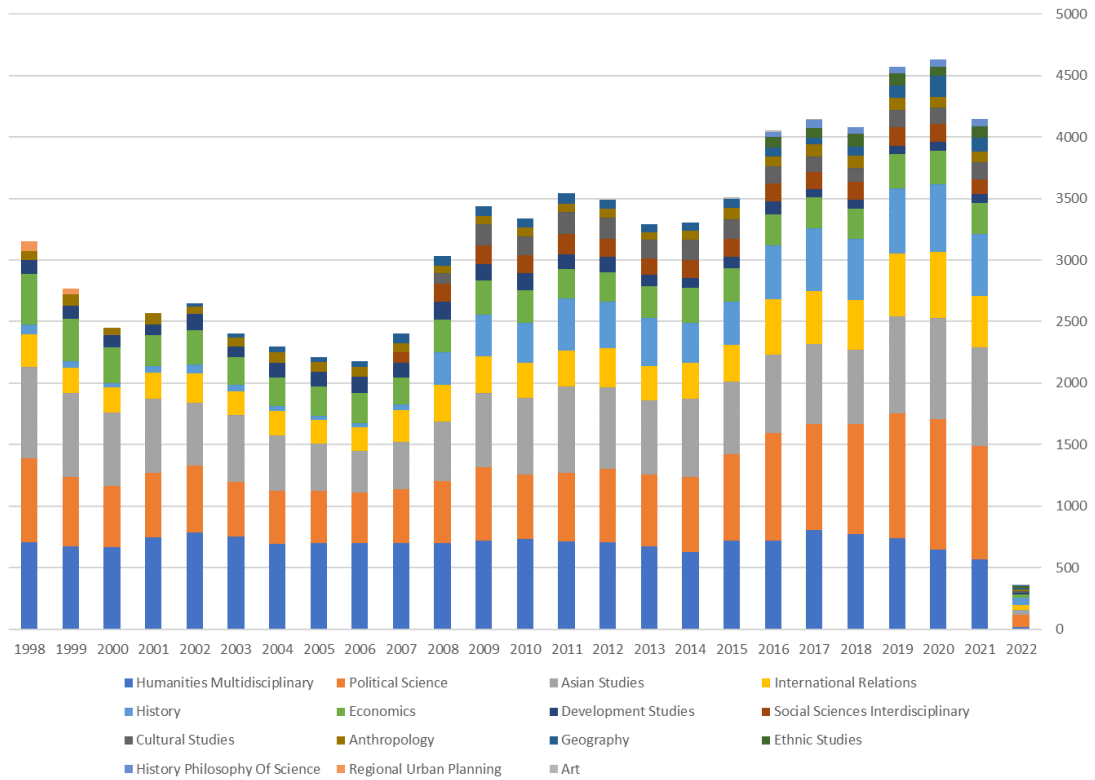


图 3 区域研究的学科年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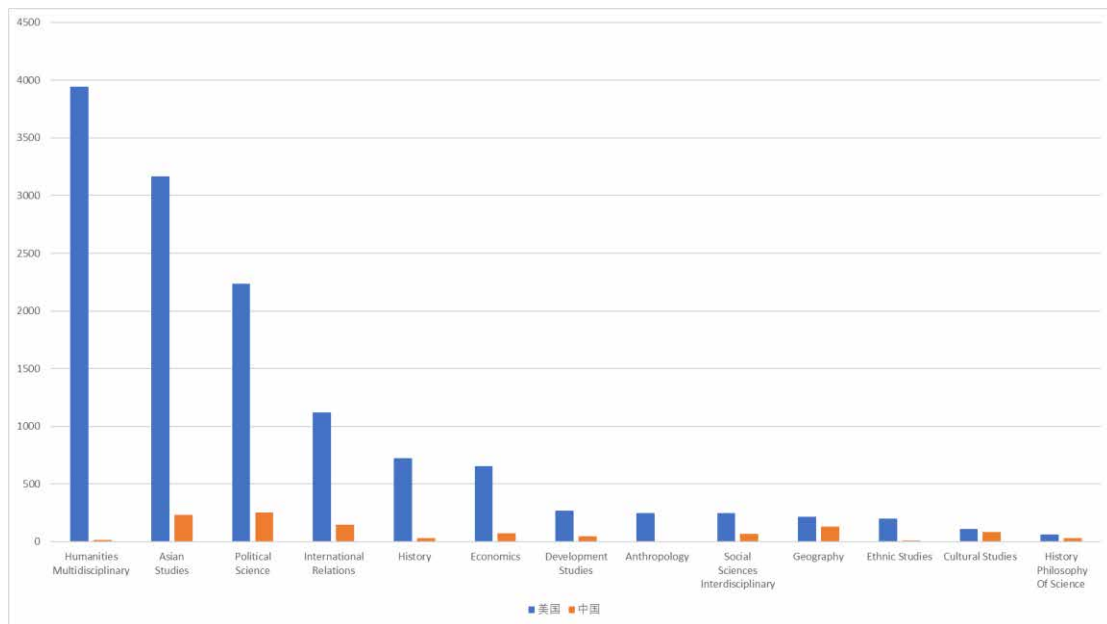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 VS.中国研究方向的差异

2.2.4 研究国家分析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国家主要包括(参见图 5)：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加拿大、德国、南非、土耳其、新加坡、以色列等。美国在该领域的参与占有明显优势，其

次为英国。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在该领域的参与程度逐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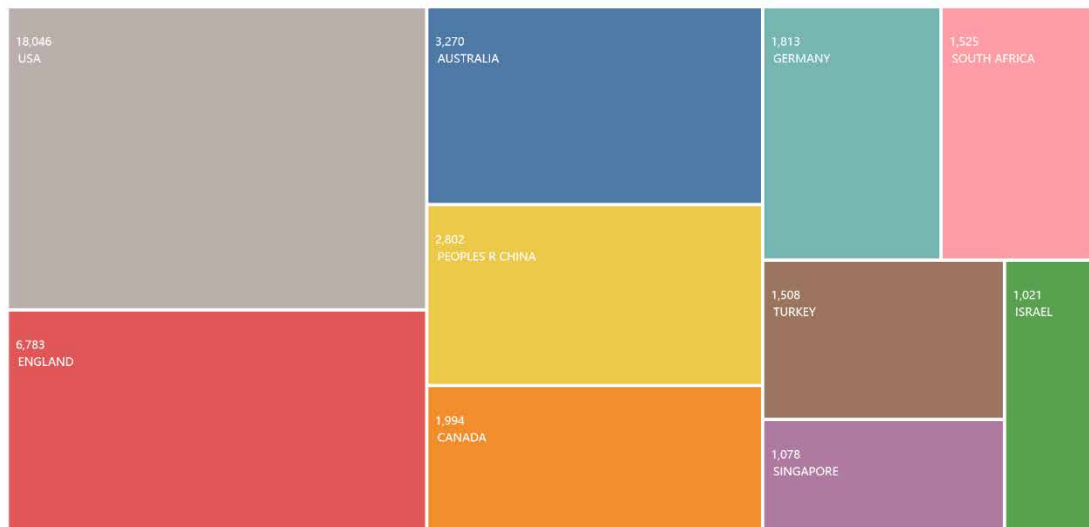


图 5 区域研究的国家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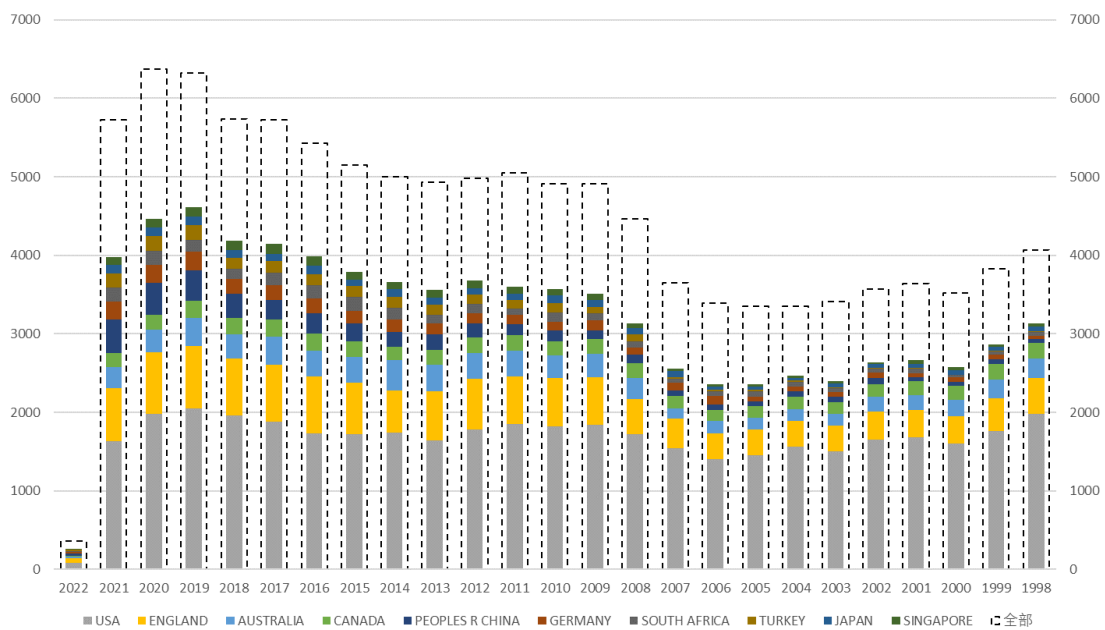


图 6 国家分布的年度研究趋势

2.2.5 研究机构分析

了解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参与机构，是进行对标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既可以了解对标机构的研究方向，也可以从全球视角规划我国研究重点和预警监测。文献分析可知，研究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机构主要包括：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国王学院等（参见图 7）。均为大国的相关研究机构，目前中国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

研究尚未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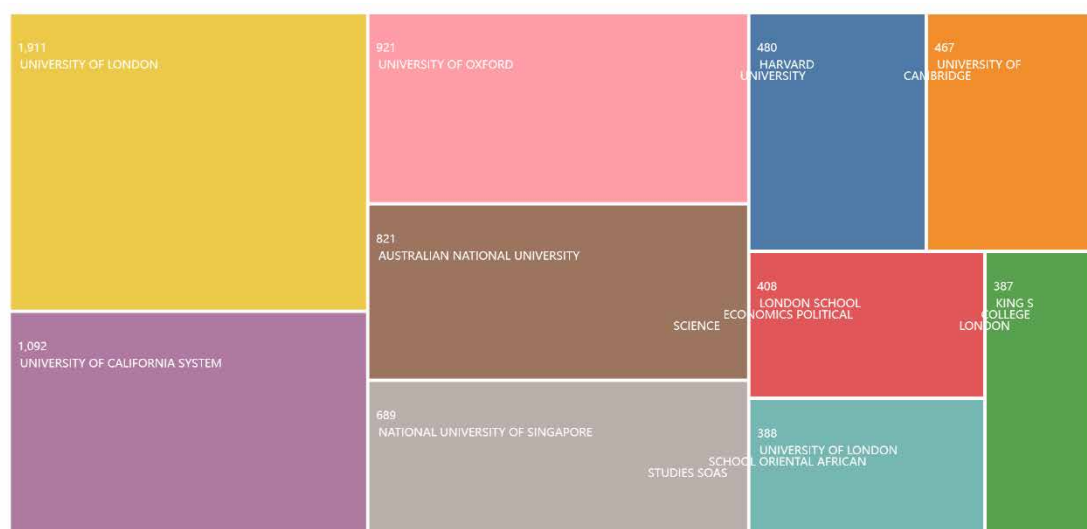


图 7 区域研究的机构分布

2.2.6 机构合作分析

了解研究机构的合作态势有助于了解合作模式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果，甚至了解全球合作的可能性。从整体趋势看，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比例 7.45%）/国内合作（国内合作比例 4.84%）比例都较低。

表 2 Area Studies 领域国际/国内合作情况

Name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 Domestic Collaborations
Global Baseline	106,647	0.92	7.45	4.84
University of London	3,174	1.09	13.58	3.5
University of Oxford	1,410	1.44	15.18	2.77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279	1.84	14.86	4.3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1,675	1.24	11.04	5.07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112	1.33	16.91	3.15
Harvard University	821	1.47	19.98	6.46
London School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697	1.41	16.21	4.02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11	2.30	10.71	18.49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802	1.21	13.09	2.37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571	1.19	17.34	4.55

利用 Vosviewer 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机构进行分析，共计出现机构 8784 个，出现频次和被引频次均在前 10 位的机构有 7 个主要包括：univ oxford；australian natl univ；natl univ singapore；univ london；univ witwatersrand；harvard univ；univ cambridge（参见图 8）。以牛津大学为研究核心的团队，涵盖合作机构范围广、数量大，且各机构都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实力，各合作机构又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研究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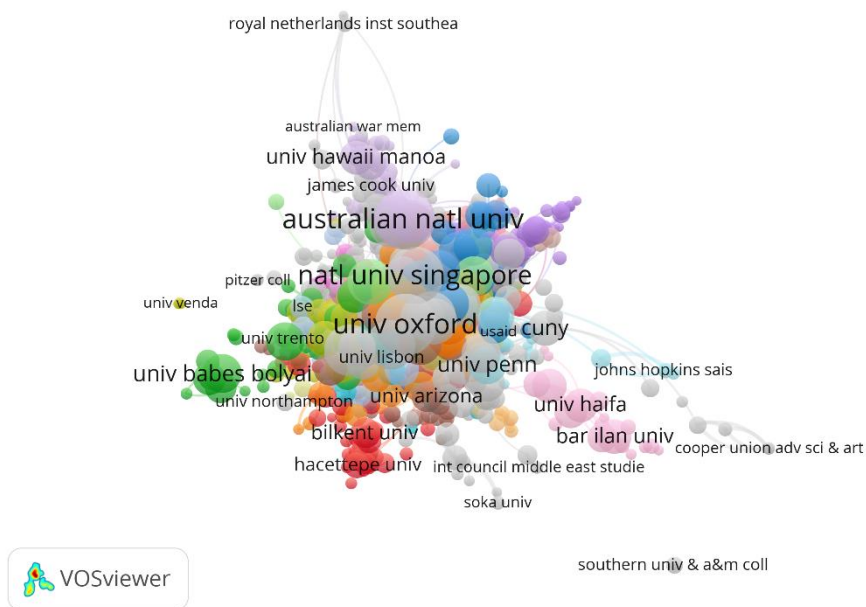


图 8 区域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图

注: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少，出现频次阈值为 5, 1717 个节点，选取 1000 个节点

2.2.7 作者合作分析

利用 Vosviewer 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作者共词网络进行分析，共计出现作者 41707 个，出现频次和被引频次均在前 50 位的作者有 8 位主要包括：zhao, suisheng；rozelle, scott；aspinall, edward；hasmath, reza；chan, kam wing；tsai, wen-hsuan；huang, philip c.；laruelle, marlene（参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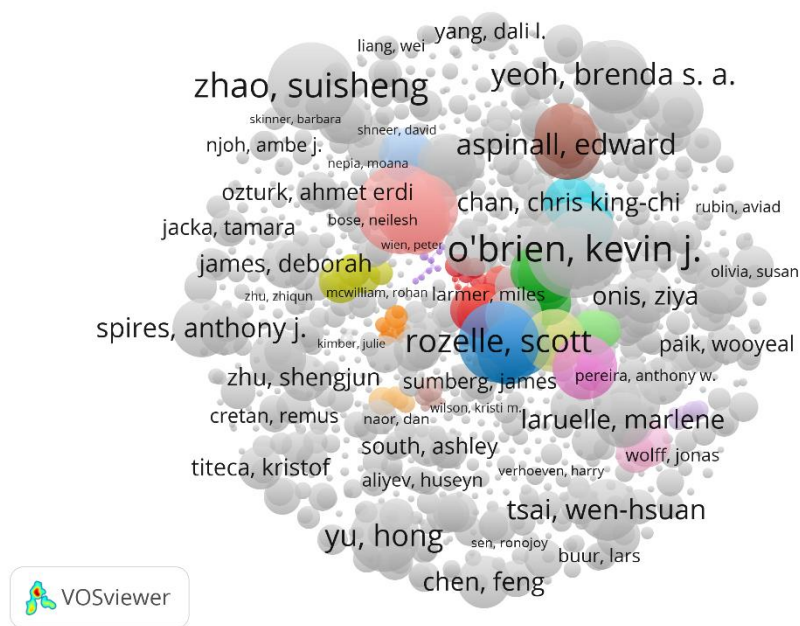


图 9 区域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

注：节点大小表示被引频次的多少，出现频次阈值为 5, 1745 个节点，选取 1000 个节点

2.2.8 研究热点分析

共词分析，是一种内容分析技术，它使用文本语料库中成对项目（即单词或名词短语）共出现的模式来识别这些文本中呈现的主题领域内的想法之间的关系。基于项目共生频率的索引（如包含指数和邻近度指数）用于测量项目之间关系的强度。^[7]

利用 Vosviewer 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热词进行共词网络分析，其中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少，阈值为 5, 2613 个节点（参见图 1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China）”出现频次最高，可见当前国际形势下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之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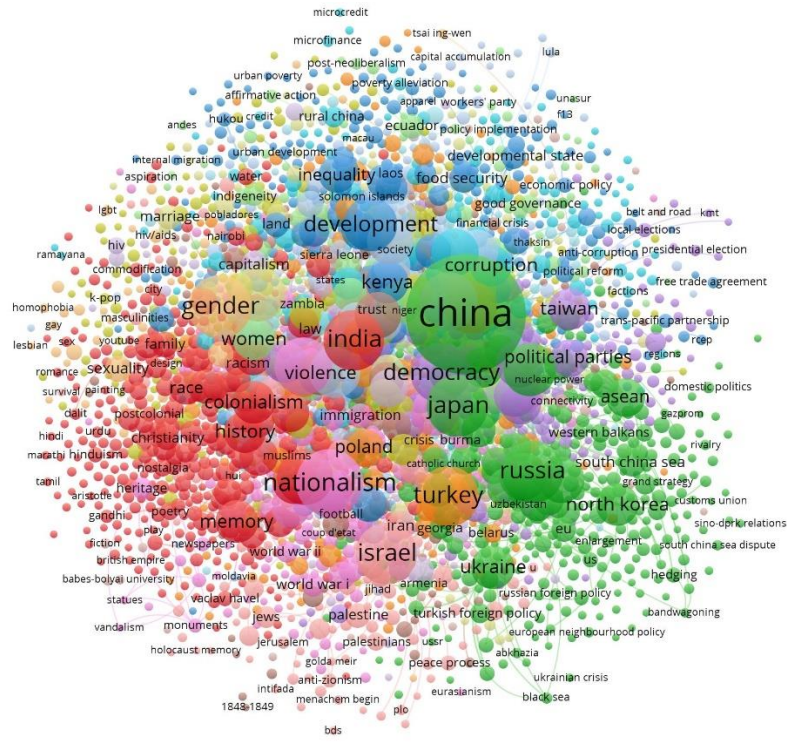


图 10 区域研究的共词网络图

注：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少，出现频次阈值为 5, 2613 个节点

词频和被引频次均排在前 20 位的热词词汇，参见表 3。

表 3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热词词汇一览表(词频和被引频次均排在前 20 位)

序号_依词频高低	序号_依被引频次高低	关键词	词频	被引频次
1	1	china	1172	9953
2	7	nationalism	367	1528
3	12	gender	330	1268
4	2	russia	320	2240
6	9	japan	307	1366
7	11	turkey	304	1281
8	13	india	297	1160
9	5	democracy	293	1802
10	6	migration	275	1574
11	3	indonesia	269	1989
12	14	identity	259	1123
13	19	south africa	249	962
14	10	development	235	1341

15	4	civil society	233	1810
19	8	governance	183	1407
20	15	elections	182	1110

2.2.9 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概念于 1973 年由美国情报学家亨利·斯莫（Henry Small）提出^[8]。共被引分析是引文分析的一种，也称为同被引分析，文献的共被引关系反映了文献之间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题具有密切的关联，两篇文献共被引的频次越多说明它们学术研究方向的关联性越强。

利用 VOSviewer 对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可以发现关联研究，从深层次了解该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

研究过程中去掉没有作者的参考文献，共计有 1076009 条，阈值选 ≥ 10 ，有 4444 条参考文献符合条件；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00 的有以下 5 篇文献：

著录格式	全字段格式
obrien kj, 2006, camb stud content, p1, doi 10.2277/0521678528	Kevin J.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9 pp.
nathan aj, 2003, j democr, v14, p6, doi 10.1353/jod.2003.0019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J], Volume 14, Number 1, January 2003, pp. 6-17.
harvey d., 2005, brief hist neolibera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David Harvey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Anderson, Benedict R. O'G. 1936-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scott j, 1998, seeing state certain	J.C. Scott, <i>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i>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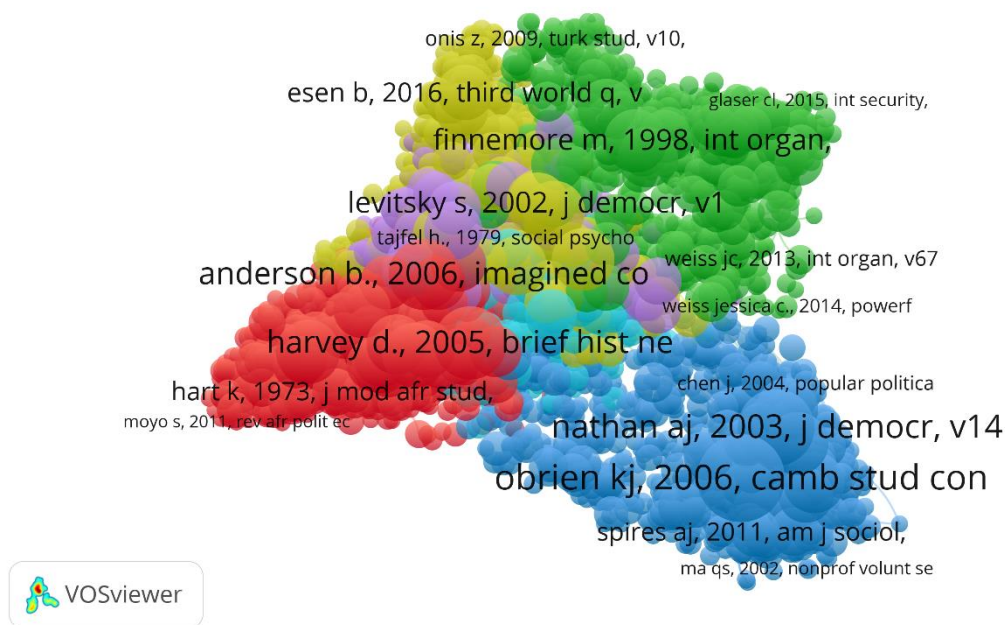


图 11 区域研究的参考文献共被引网络图(4442 个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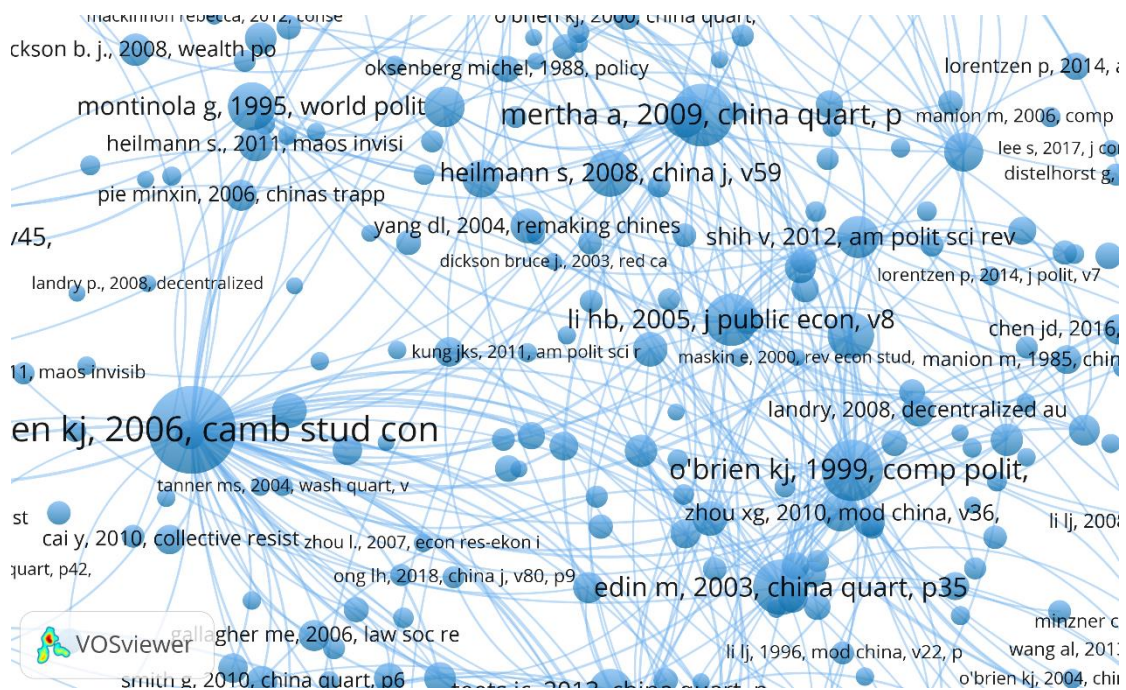


图 12 区域研究的参考文献共被引网络图-局部

2.2.10 重点文献分析

Histcite (history of cite) 由 Thomson Reuters (汤森路透) 公司开发, 是一款引文分析工具。它能够在单篇文献被引量的指标之外, 建立起文献之间的引用全貌图, 通过文献引用

的溯源，定位到特定领域内的关键文献。其涉及参数含义如下：

参数	含义
LCR: Local cited references	表示本地参考文献数，即该文章的参考文献在当前数据集中的数量。根据 LCR 值的排序，可以快速定位近期关注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因为某一篇文章引用当前数据集中的文献数越多，说明它非常关注检索的研究方向的文献，和研究方向肯定有相似或者可参考之处。
CR: Cited reference	参考文献数量，指的是文献作者所著录的参考文献数量。
LCS: Local citation score	本地引用次数，即某篇文献在当前数据集中被引用的次数。表示受同行的关注程度，LCS 越大，说明此文献受到本领域关注越大。
GCS: Global citation score	全球引用次数。表示该文章被整个 WOS 数据库中的文献所引用的次数，包含 WOS 数据库所有领域对这篇文献的关注度。

利用 Histcite 进行分析，参数设定 $LCS \geq 10$ ，得到区域研究重点文献有 242 篇（文献清单详见附件一：《“国别与区域研究”重点文献 242 篇》），其引用关系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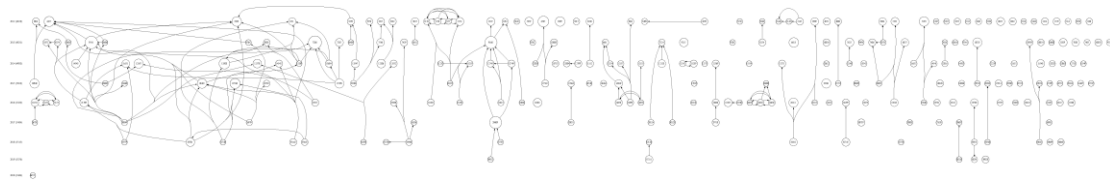


图 13 区域研究重点文献引用关系图(242 篇)

从重点文献可以看出，对“中国 China”的研究占有明显的较大比例，多数发表于 CHINA QUARTERLY（该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区域研究 Area Studies 领域顶级期刊，刊登的研究文章涵盖中国（包括台湾）研究的各个领域）。

表 4 重点文献 TOP10（以 LCS 降序排序）

	LCS	GCS	CR
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 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013 MAR; (213): 19-38	50	192	56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CHINA QUARTERLY. 2013 SEP; (215): 533-552	48	116	67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JUL 1; 22 (82): 535-553	45	108	63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 MAY; 26 (105): 353-368	43	219	46
The Local Corporatist State and NGO Rel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MAY 4; 23 (87): 516-534	35	100	43
Developmental patrimonialism? The case of Rwanda AFRICAN AFFAIRS. 2012 JUL; 111 (444): 379-403	35	141	48
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Labour NGO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2015 SEP; 223: 702-723	31	68	57
Petitioning Beijing: The High Tide of 2003-2006 CHINA QUARTERLY. 2012 JUN; (210): 313-334	30	70	53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An Introductio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012; 17 (2): 125-138	29	103	47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State CHINA QUARTERLY. 2015 JUN; 222: 339-359	28	85	47

2.2.11 出版机构分析

从现有文献聚类出出版机构，有助于我们进行相应文献资源建设。区域研究涉及到的出版商主要包括：Taylor & Francis、Cambridge Univ Press、Wiley、Sage、Pacific Affairs Univ British Columbia、Univ Chicago Press、Univ California Press、Latin Amer Studies Assoc、Johns Hopkins Univ Press、UNIV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Center Transylvanian Studies、Oxford Univ Press、Kitlv Press 等（参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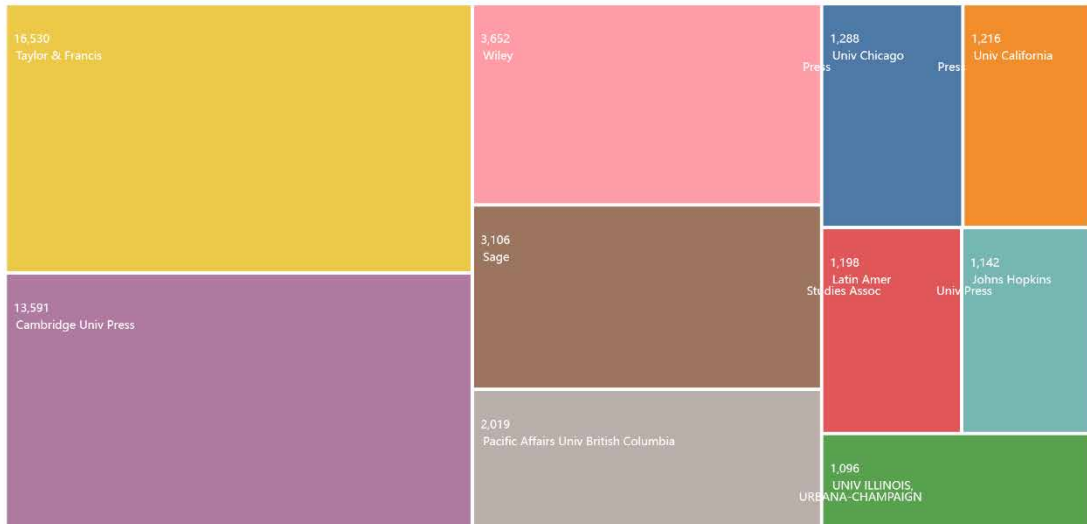


图 14 区域研究的出版机构分布

2.3 重点机构分析——“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前述机构分析中可以看出“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在该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为探索对标单位的深度分析，我们选取“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为代表，对学科领域变化趋势、合作情况、基金支持情况等进行分析，对对标单位细分粒度的分析进行初步探索。

2.3.1 在该领域的研究历史

牛津大学的政治、政府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悠久而杰出的历史，迄今已有百余年。1909年，牛津大学设立教职致力于政治理论与体系研究。1920年，开设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PPE)学士课程——这在世界上是首创。1930年，国际关系学发展成独立的学科。2000年，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成立。^[9]

2.3.2 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从牛津大学在 Area Studies 领域的论文发表趋势来看，发文数量逐年变化不大略有波动。重点关注的学科领域与全球趋势一致：政治学、亚洲研究、人文学、经济学，对文化研究、地理和种族研究的关注在逐步提高。前述表 2 可以看出，牛津大学的国际合作比例为 15.18%，高于同学科平均水平（7.45%）。通过分析其合作机构（见图 16）可以看出，牛津大学的合作机构主要为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在该领域位于全球领先水平的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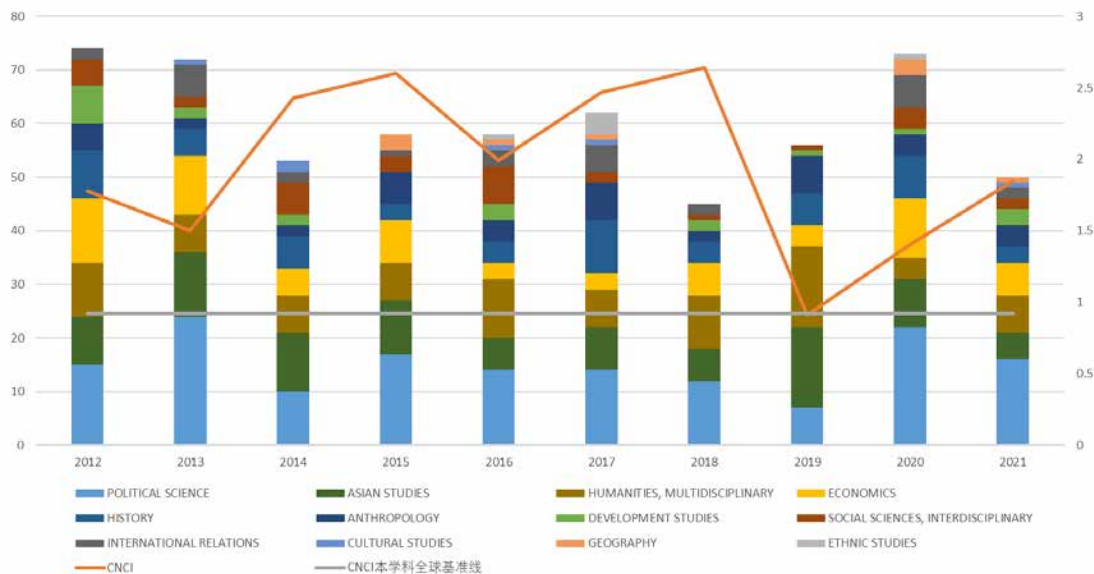


图 15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在该领域年度发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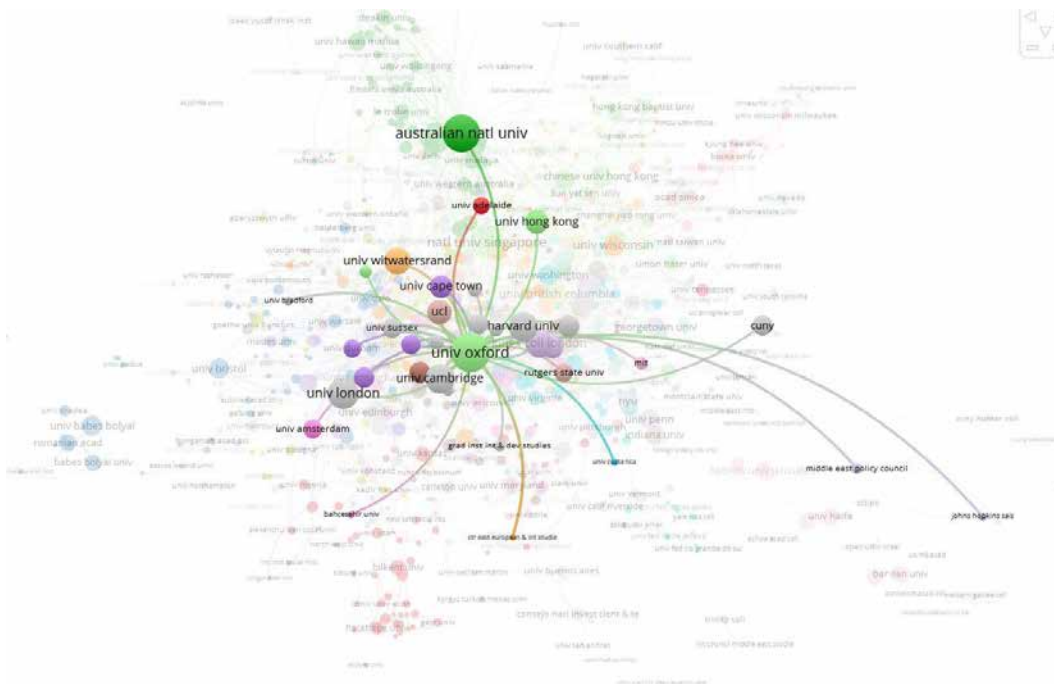


图 16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在该领域的合作模式

2.3.3 基金支持情况

分析基金支持情况目的是了解政策对科研的影响。而 1998 年以来发布的 1681 篇文章中有 98 篇得到了 36 个基金支持，基金支持比例为 5.8%。2012 年以来发表的 981 篇文献中有 82 篇得到了 33 个基金的支持，基金支持比例达到 8.4%。可见，基金支持比例在不断提

高，初步推断政策向推动该领域研究方向发展。

2012 年以来得到基金支持的 82 篇文章中，有 30 篇采用国际合作形式，国际合作比例 36.6%。而牛津大学在该时期该领域的全部文章（981 篇）国际合作比例为 12.9%；学科规范化影响力（CNCI）为 3.35，而牛津大学在该时期该领域的全部文章的 CNCI 为 1.87。可见基金支持导致了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

综上所述，该领域的研究由于基金支持使得学术产出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可见政策的导向会显著推进学科的发展，且国际合作在该学科也有其重要性。

表 5 2012 年以来发表文章的基金支持情况

Funding Name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Times Cited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Dataset Baseline	966	4011	1.87	125
Baseline for All Items	82	554	3.35	30
CGIAR	1	20	28.83	1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1	8	7.06	0
Engineering &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EPSRC)	1	6	4.93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1	6	7.21	1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1	6	4.93	1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1	4	5.35	0
Fonds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FNRS	2	11	3.58	2
University of Florida	1	16	3.56	1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1	15	3.08	0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 South Africa	1	4	3.44	1
Turkiye Bilimsel ve Teknolojik Arastirma Kurumu (TUBITAK)	1	13	3.77	0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ICCR)	1	6	4.09	0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Republic of Korea	1	2	2.70	1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1	2	2.70	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1	4	1.75	1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	4	2.11	2
Australian Government	1	1	3.28	1

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 (NERC)	1	2	1.51	1
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34	311	3.98	9
Russian Science Foundation (RSF)	1	3	0.62	1
UK Research & Innovation (UKRI)	49	401	3.41	11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1	0.76	1
Leverhulme Trust	10	31	1.96	5
European Commission	8	38	3.01	3
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	16	93	1.98	2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	1	2	0.46	0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	5	16	2.93	2
Wellcome Trust	3	13	0.97	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2	6	3.61	2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1	0	0.00	1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	1	0	0.00	1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1	0	0.00	1
Volkswagen	1	0	0.00	0

注：基金支持以 Incites 数据库标注为准。

2.4 结论

通过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国际影响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 “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由来已久，2019 年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2) 2012 年我国在政策上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提高了重视程度，显著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3) 该学科的研究具有明显“大国”特征，美国、英国等一直在该学科有持续研究，近年来中国的研究步伐加快；

4) 就研究学科而言，人类学、政治学、亚洲研究、历史学等是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通过分析中国研究的学科分布，我们发现中国在政治学、亚洲研究、历史学产出较多，在人类学产出较少。整体中国论文数量远低于美国。

5) 就研究机构而言, 牛津大学等一些机构在该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并在全世界范围形成研究团队。

6) 就研究内容而言, 与“中国”有关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全球研究热点。

7) 通过研究学者、重点论文、共被引论文、出版机构等的分析, 可以为我国未来跟踪该领域的研究、建设该领域科学文献体系提供依据。

第3章 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影响力分析方法

本课题以“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例, 对新文科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国际竞争力分析进行了探索。无论是研究初期对研究范围的确定, 还是研究中后期对已定位的研究范围进行论文圈定, 以及后续对圈定论文的分析指标, 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对新兴交叉学科进行国际竞争力分析提供借鉴。

1) 研究范围确定

新兴交叉学科都具有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特点, 既涵盖传统的所包含学科的研究内容, 又超越传统学科, 更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因此在确定研究范围时, 首先要从传统学科入手, 了解传统学科与此交叉学科的异同, 从而为范围确定打下基础。其次要了解该交叉学科重点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情况, 当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出现时, 研究人员往往在传统学科已有较深厚的研究基础, 因此从研究人员入手, 需要围绕该新兴交叉学科从其合作团队寻找共同点, 从而将研究内容与传统学科进行适度区分。研究机构与此类似。再次利用数据库的聚类和分析功能, 如数据库已经对该学科进行分析, 仍需要对该分类下的内容进行筛选, 如没有现成的分类, 可从相关学科分类入手, 利用交集或用关键词限定等方法。

2) 数据采集

根据学科特征选定研究成果类型: 如论文、专利等。选择涵盖所需研究文献的数据库, 在进行数据采集之前, 需要对数据库所含数据范围、数据年限、更新时间等进行详细了解。对数据库本身带有的分析功能需要充分利用。如年限的限制、关键词的限定等。数据采集需要涵盖能体现学科发展的年限, 一般为5年、10年、20年等。数据采集完成后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 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

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参数一般从两个方面考虑: 趋势数据、对比数据。趋势数据一般包括随年代变化的文献数量; 对比数据一般包括机构、国家、学者、研究方向等。各参数要紧紧围绕研究目的进行, 如进行研究方向分析时,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我国学科方向提供决策支持, 那么就需要把我们的详细参数数据与对标国进行逐一比较, 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下钻, 直到分析结果可以完成支撑我们的结论。有时候会需要多指标综合应用, 如在研究机构时, 可以重

点关注热点机构的热点学者，通过分析机构合作网络关系和学者合作网络关系，分析其研究领域的合作模式，进而整体性把握其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为学科发展、资源保障提供精确支撑。

新兴交叉学科具有独特性和复合型特点，在进行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影响力分析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遵循一般研究规律基础上，需要特别关注学科特点，准确定位、针对分析，才能切实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
- ^[1]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光明日报》（2020年01月06日14版）https://m.gmw.cn/toutiao/2020-01/06/content_122975946.htm
- ^[2]任晓.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J].国际关系研究,2022(04):3-16+155.
- ^[3]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J].社会科学文摘,2022(07):32-34.
- ^[4]夏玉华,曹南灵,亓靖涛.基于 SciVal 的交叉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24(18):99-101.
- ^[5]周南.交叉学科研究的评价原理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7(03):87-91.
- ^[6]殷朝晖,刘子涵.“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交叉学科研究的非学术影响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09):21-28.
- ^[7]Qin He. Knowledge Discovery Through Co-Word Analysis. Library Trend, Library Trends; Summer99, Vol. 48 Issue 1, p133-159, 27p
- ^[8]Small Henry. Co-citation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A New Meas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Document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Jul/Aug1973, Vol. 24 Issue 4, p265-269. 5p.
- ^[9]<https://www.politics.ox.ac.uk/>